

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

科學怪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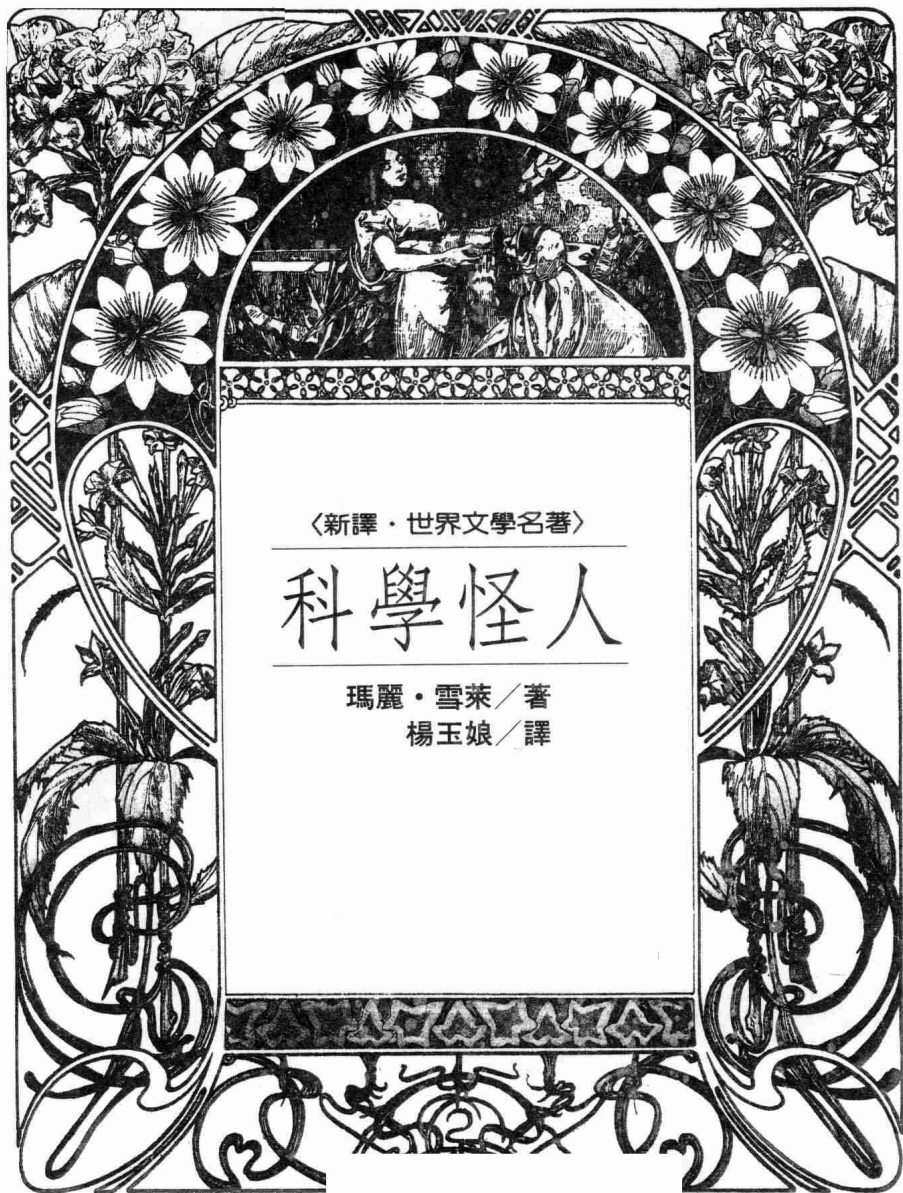
Frankenstein

[英]瑪麗·雪萊／著 楊玉娘／譯

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Lin Yu Cultural Enterprise Co., Ltd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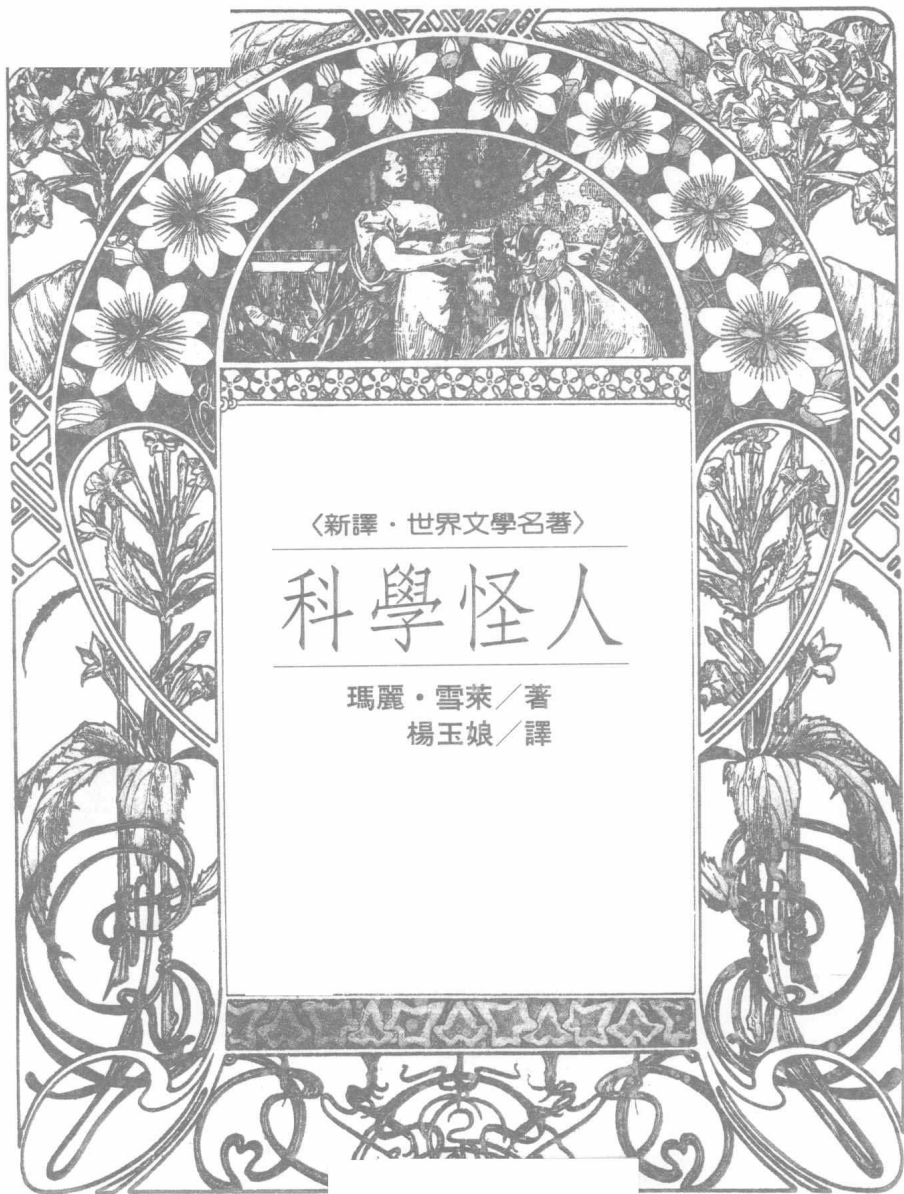


〈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〉

科學怪人

瑪麗·雪萊／著
楊玉娘／譯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

〈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〉

科學怪人

瑪麗·雪萊／著
楊玉娘／譯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科學怪人

「……一具我找不到言語形容的軀體；體型龐大，而比例卻歪歪扭扭、醜陋不成形。當他盤桓在棺木旁，整張臉矇在糾結蓬亂的長髮後；但一隻大手卻伸了出來，其色澤與表徵，恰似木乃伊的手一般無二……我從未目睹像他的臉那般恐怖的身影，如此噁心、又如此醜惡得駭人。」

這不過是針對那勢將成爲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怪物，所做的一段逼真描述而已。然而人們常常遺忘的是：法蘭康斯坦（科學怪人）並非那怪物之名，而是創造該怪物者的姓氏。

*

科學家法蘭康斯坦對於生命奧秘走火入魔的鑽研，一直到他能夠「賦予無生物生氣」後才得到滿足，而其駭人聽聞的後果卻是他事先根本無從想像的。法蘭康斯坦創造了那

詭異恐怖的怪物，對人類造成一連串可怕而又驚人的謀殺，引發一則令人心生畏怖的離奇故事——一則揉合了幾許悲傷、幾許恐懼、幾許駭異的故事。

*

瑪麗·雪萊，一七九七年生於倫敦，為英國政治哲學兼著作家威廉·哥德溫之女。一八一四年，她與詩人雪萊❶共赴歐陸，一八一六年成親。一八二三年她重返英國，一八五一年過世。

❶ 作者為標準小說(the standard novel)所寫之前言(一八三一)

作者爲標準小說(the Standard Novel)所寫之前言〔一八三〕

標準小說的出版者們在挑選科學怪人做爲其叢書之一的同時，表達了希望我能針對本書原型提供部份說明之意。我個人十分樂意從命，因爲藉此我將可以普遍答覆某個頻頻被詢問的問題：「我，身爲一名年輕女子何以會想到並細述一個如此醜惡可怕的主題？」誠然，我十分反對在書刊之中自我剖白；但由於這份說明將只以一部往日作品的附屬文章面貌出現，內容也不僅侷限於與我作者身份相關的主題，因此我也不能以侵犯個人隱私之名怪罪自己。

我之所以會在極爲年少時便想到動筆寫作，並不單單只因身爲兩位文學界名人之女。孩提時候我信筆塗鴉；而在供我休閒娛樂的時間裡，我頂喜愛的樂趣，也是構造空中樓閣的基礎——沈緬於白日夢裡——緊追思想列車；而這些思想列車的主題，正是源源不絕的想像事件之根基。不多久，我的幻想便比寫作更瘋狂、更合人意。在後者之中，我是個精確的模仿者——與其說是寫下自己心中的推測，不如說是把別人做過的照做一

遍。我所寫的東西至少是存心爲讓另一個人看而寫的——一個我兒時的同伴；但我的幻想卻完全屬於自己一個人，用不著顧慮任何人；它們是我心煩意亂時候的慰藉，無憂無慮時候最心愛的享受。

少女時代我大致都在故鄉成長，在蘇格蘭度過一段頗爲愉快的時光。偶爾我會造訪一些風景更爲優美的地方，不過平日都流連於丹地港^②附近、單調淒涼的泰河^③北岸一帶。單調、淒涼河是我回顧時候對它們的稱呼，一個不受矚目的愉快地帶。在那裡，我可以與自己幻想中的生物交心、密談。我描寫它們——不過是以最平凡的形式。我真正的作文、空靈活潑的想像力之旅，都在我家土地的大樹下，或是附近那些不長樹木的山脈荒涼的山坡上孕育、誕生的。我的故事不自己做爲女主角。捫心自問，我的生活太過平淡無奇，我無法想像自己生命中會有遇上浪漫哀怨情節或者離奇事件的可能；但我不畫地自限，同時我還可以用許多就當時年紀而言，比我自己的感受力更有趣的作品填滿那些時間。

② 丹地：蘇格蘭東部之一主要工、商業城市。

③ 泰河：蘇格蘭境內最長河流，長一一八哩，源自柏斯郡，注入北海。

這以後，我的生活變得緊張忙碌，現實取代了天馬行空的想像。然而我的丈夫卻打一開始就十分關切，惦記著我該替自己證明並非空有家世背景，同時爲自己建立聲名。他始終不斷鼓勵我在文學界揚名立萬。而在我本身來說，儘管從那以後就對此十分冷淡，但在當時卻也頗有意願。這時候，他最在乎的並不是我能否完成什麼值得受矚目的作品，而是盼望他能藉此親自評斷，此後我的創作可望再精進到什麼程度。然而我還是什麼也沒做。旅遊，加上家庭瑣事，佔據了我所有時間；而藉著閱讀，或者在和學識、涵養遠勝於我的丈夫溝通中促進自己思想的方式學習，則是我在文學工作上投注的所有心力。

一八一六年夏，我們造訪瑞士，成爲拜倫勳爵^④的鄰居。起初我們多在湖上享受快樂時光，或者在湖濱悠遊漫步；而正在寫作長詩哈羅德騎士第三篇的拜倫勳爵，則是當時我們之間唯一將自己想法加以潤飾、形諸筆墨的人。

然而這個夏季結果卻是濕答答、很討人厭的一個；連綿不絕的雨勢經常使我們好幾天無法出門。幾冊由德文譯成法文的鬼故事落入我們手中。這其中有一本負心人傳：當書中用情不專的男子想要緊緊擁抱與他盟誓的新娘時，卻發現自己正被從前遺棄的女子

④ 拜倫(Lord George Gordon Byron, 1788—1824) 英國詩人。

蒼白的鬼魂抱住；另外有個故事是描寫一名家族之中罪孽深重的創始人悲慘的運數，註定了他要在那宿命之屋中的所有年輕子孫達到一定年齡時，賜予他們死亡之吻。他那巨大朦朧的身影，恰似哈姆雷特之中的鬼魂般，身著全副甲冑，只是多了一把大鬍子，總在夜半時分的月光下，被人看見沿著幽暗的走道緩緩移動，那魅影在巨宅的牆壁影子下消失；可是不一會兒，一扇大門呀然幌開，腳步聲響起，房間的門開了，他來到熟眠之中的壯盛青年臥榻前。當他俯身親吻男子的額頭時，永恆的悲傷掛在他臉上。從那一刻起，男子便如花謝枝頭般凋萎。從那以後我不會再看過這些故事，但內文穿插的事件卻如昨天才閱讀過一般歷歷在目。

「我們各自來寫個鬼故事。」拜倫勳爵做此提議，立即得到大家的同意。我們共有四人。那高貴的作家創作了一則故事，其中一段被他刊印在其詩篇之末。喜歡將意念、情感具體呈現在燦爛奪目的意象和最為悅耳、和諧的韻文中，勝過創造一則公式化故事的雪萊，則以他的童年經驗為基礎，發展出他的作品。可憐的波里德利有個可怕的構想，大意是一名女士因從鑰匙孔偷窺而被罰為骷髏頭女子——偷窺什麼我已不記得——自然是件十分令人震驚且錯誤的事；可是後來她的情況日益惡化……大名鼎鼎的科芬特里的湯姆（按：科芬特里為英格蘭地名）不知該如何處置她，只好將她送入墓穴中。這些赫

赫有名的詩人照樣爲散文的平淡陳腐所苦，很快地便終止掉這項不適合的工作。

我自己則埋首於想個故事——一個能與煽動我們從事這作品的作品分庭抗禮的故事。這個故事要能說出我們天性之中神秘莫測的恐懼，喚起令人毛骨悚然的驚慄——要讓讀者嚇得不敢東張西望、血液凝固、心跳加速。要是我不能夠做到這些，我的鬼故事就不配稱做鬼故事了。我想了又想，深思又深思——沒用，我感受到在作家而言最大的悲哀——完全不具有創作能力。「妳想到什麼故事了沒？」每天早上我都被問到這個問題，而每天早上我都不深感羞辱地報以否定的答覆。

有句著名的諺語：「萬事起頭難」，而起頭則是緊接更早進行的事而來。印度人給了這世界一隻大象好支撐它，不過他們讓這隻象踏在陸龜的背上。我們不得不虛心承認，所謂創作並不等於無中生有，而是從茫無頭緒的紛亂狀態中創造出點什麼來；首先，必須先有題材供應；有題材，就可以進一步形成曖昧、無形的內容，但並不能將本身就充作內容用。在所有發明、發現之類的事件上，甚至包括那些屬於想像方面的事情，我總是不斷被提醒到哥倫布和他的蛋^⑤的故事。所謂創作能力包含能夠竭力找出具發展性主題的才華；還有配合主題將由它引發的靈感重新揉合融入的能力。

拜倫勳爵和雪萊二人經常進行漫長的對談，而我則是他們忠實、但幾乎完全沈默的

旁聽者。在其中一次談話間，他們討論到各種哲學上的學理。在這當中，生命根源的本質、和生命是否有永久長存的可能性也被提出來相互溝通交流。他們談到達爾文博士⁶的實驗（我指的不是博士真正做過、或者據說他做過的，而是當時被指為由他所做的）；他把一隻小蟲子保存在一個玻璃匣裡，直到最後藉由某種特殊的方式，那蟲子開始以自主的動作活動起來。而那，畢竟不是生命被賦予的形式。也許，屍體可以被重新注入生氣；電療即象徵著這類事情；也許一個生物的各個組成部分可以經由製造完成、拼湊在一起、賦予維持生命所需的溫暖。

夜晚在談話之間流逝。等我們回房就寢時，即使連所謂的三更半夜也早已過了。當

⑤ 哥倫布的蛋：哥倫布在首航發現數個新島嶼返回西班牙後大受王室禮遇，引起某些大臣不滿。在一次宮廷盛宴中，一名大臣聲稱這趟航行即使換由別人前往，只要一直西行同樣能夠成功發現新島嶼，稱不上是多麼偉大的壯舉。哥倫布拿起餐桌上的雞蛋，邀問眾人是否能夠將雞蛋直立於桌上。群臣貴族試驗之後皆無法成功。哥倫布將蛋的一端輕輕敲碎後立即放手，雞蛋於是直立桌上。眾人紛紛冷笑，表示如果是用這種方法，哪有人不會？哥倫布則稱：「正是，我也相信人人都會，然而這是因為先有我的示範，大家才知道要用這種方法。」因此眾人對他「萬事起頭難」的說辭無法信服，也承認他發現新島嶼的功勞了。

⑥ 達爾文：依年代判斷，應是指進化論創立者查理斯·羅伯特·達爾文之祖父——斯姆斯·達爾文（一七三一—一八〇二）；英國詩人兼博物學家。

我把頭靠在枕頭上，人並沒有睡著，也不能稱爲在思考。我那支配並引導著我的想像力，不請自來地賦予我一連串在心頭浮現的影像，其鮮明生動遠遠超越平日幻想的界限。我看到闔著雙眼、但心靈的視野卻極敏銳、那有著罪孽技術的蒼白學子跪在他所組合而成的東西旁；我看見一名男子的幽靈伸展開來，然後，在某種強勁的動力推動下，呈現出生命跡象，並以一種略帶生氣的不自然動作活動著……嚇人是必然的，因爲無論何人類致力於仿效造物主偉大的技巧，其效果必是極端可怕！他的成就將會嚇壞藝術家；他將會魂飛魄散地從自己醜惡的作品旁飛奔而逃；他將會希望，放著不管，那由他傳授的微弱火光會自然而消失——如此一來，這接受了如此不完整生氣的東西，就會回歸消退爲致死物，而他也以懷抱那被他視爲生命之源的醜惡屍體短暫的存活，將會被墳墓的寂靜永永遠遠消滅的信念入眠。他睡著，卻被擾醒；他張開眼睛一看，那恐怖的東西站立在他的床頭，揭開他的蚊帳，用一雙黃濁泛水、但帶著沈思的目光看著他。

我在驚懼中睜開自己的雙眼。那意念強烈地支配著我的心靈，一陣恐懼的顫慄傳遍全身，我真希望能將那幻想中的魅影幻化成周遭的實物。我依然看得見它們：相同的房間、昏暗的拼花地板、被月光強行鑽入的關閉百葉窗，還有窗外望去平波如鏡的湖面和遙遠相對白色阿爾卑斯高峰群。但我無法輕易甩掉那醜惡的魅影，它依然在我心頭作祟。

我必須設法想點別的東西。我想起我的鬼故事——我那單調乏味、不祥的鬼故事！噢！但願我能構思出一則像我當夜受到的驚嚇般嚇壞我讀者的鬼故事！

那靈感如電光火石一般振奮地闖進我的腦海。「我找到啦！能夠嚇壞我的一定也會嚇呆別人；我只要將那魂縈我午夜枕畔的幽靈描寫一番就對啦！」天亮以後，我宣布自己已經想到一個故事。當天我開始寫下：「那是個陰冷的十一月天夜晚——」完全抄襲自我那清醒夢境裡的陰森恐怖實況。

最初只不過是短短的幾頁——寫個短篇故事就好；但雪萊鼓勵我將那概念發展成長的篇幅。我當然不會把一個偶然的聯想、和一連串的感受都歸功於外子；但若沒有他的鼓勵，這部作品就絕不可能以現在的形式面世了，這項聲明必須將序除外。就我記憶所及，那完全是出於他的手筆。

而今，我再次要求我那醜惡的產物露面、興旺。我對它有著深刻的感情，因為那是我幸福時期的心血結晶；當時死亡和悲傷對我而言都只不過是些個文字，在我心底沒有真正的迴響。它的短短幾頁代表著在我並非孑然一身時候的許多散步、許多駕車出遊、和許多交談；而我當時的伴侶，是我在這人世間再也見不著的人。但那只是我個人之事；我的讀者和這些聯想都不相關。

對於我所做的一些變更，我只有幾句話要補充。大體上，這些改變都符合整體流暢。我並未改變故事的某部分情節，或者引入任何新概念或事件。我修正了一些赤裸裸地妨礙了敘事趣味的語言；而這些改變幾乎全都獨獨發生在首冊的開頭。自始至終它們都僅限附屬於故事的枝節部分，至於整個核心和實質內容則原封未動。

瑪麗·雪萊 一八三一年十月十五日，於倫敦

科學怪人